

中國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縣志輯 ④④

民國新修夙川縣志(二)

巴蜀書社 ●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上海書店

中國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縣志輯 ④④

出版 巴蜀書社
(成都鹽道街三號)

印刷 成都東方福利彩印廠

發行 四川省
新華書店

責任編輯 施維

封面設計 范一辛

(川)新登字〇〇八號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23-478-7/K·96

藝文一

邑人張森楷

章學誠曰易併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其于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于官師之掌故道藝于此焉齊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師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于職司于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于官師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易大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于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道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畧則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文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宜究極囊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該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長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字胥歸職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昭昭若黑白分明孟子曰該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通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于知言幾于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端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徒方且矜博搜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讐之業可以有裨于文事噫其惑也六典亡而爲七畧是官失其守也七畧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宮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物理巫祝交神

各守成書以有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滅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畧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嘆然自得于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畧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于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趣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中韓名墨縱橫橫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于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于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誥頌詠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偶非墨其言時離時合哀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于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還青如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畧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舍心不足求之文字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楷模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畧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柄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畧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畧以史公別春秋家至名墨家落小宗支別再世

失傳名家者流家者流夢數以謂七畧之勢不得不變而

為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我聞以部次治書籍未

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

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目

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一

章流別集之始也劉氏之文劉氏之文集集處作文專門傳授之業

微矣而荀李諸家今先不能推究七畧源流至于王阮諸家

既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于子部而文集自為專門類

書列于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于荀勗荀勗體例與後代乃為

後世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

七畧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是七畧能以部次治書

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籍口于不能復

七畧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

非難至于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法

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彙諸體斷中為部于是儀注

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語謾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

子之選入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

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

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

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識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

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

所寄託論辨之所引論紀敘之所宗尚擬其大旨畧其枝葉古

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儒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三

希于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開

七畧也 史家所部次條別之法備于班固而實仿于司馬遷

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

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

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

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遷論陰

通微以尚已紀首推本尚書紀表首推本春秋表表序傳

首推本詩書所關至于虞夏之文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

其于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度

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畧其辭韻頗其品抑揚

咏嘆義不拘攔在人即為列傳在書即為敘錄古人命意標篇

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

錄之文則于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

通之于大道此本旨也至于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

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

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

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在道家蘇子嗣通縱橫家言

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于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

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

則學術源流無缺略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

無兩歧牽掣之制也學術之源流無缺略不全分綱別紀無兩

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

列傳王吉劉向傳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四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五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本

此書名然巴川言易者莫枋昂弟兄若此不知為枋作呂作或其子姓
之作要為陽氏家學或作楊氏誤也今依府志更正而錄存其目于此
俟後來詳攷焉

校正周易古經十二卷

重慶府志刊
何石湖鈔本

宋稅與權撰與權本書有傳在鄭賢二補遺而姓名事蹟不載宋史蓋
初見巴縣志以與權為巴縣人故未予收錄後見重慶府藝文志乃知
其為巴川縣人始補遺焉其書不見于宋史藝文志亦不見于清四庫
全書總目惟府志有之載其後序曰與權鄉待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討
論此經將以邵子觀物所言為斷著文王周公正者八卦變者二十八
卦之辭辭于冊題曰周易古經上下篇冠于十翼以還孔子章句之舊
使百世之下學者復見全經而附數公序辨于末天不慙道先師夢奠
俟論一紀慨師友之彫謝懼異學之支離不量固陋推本邵子所述刊
定周易古經上下篇如前以卒先師之志而義文經卦重卦大義則于
易學啟蒙小傳詳之并引俞琰曰稅氏周易古經分爲二篇彖上傳一
彖下傳一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七

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其經卦如乾坤不可反則畫兩卦如屯蒙可
反則畫一卦從邵氏本刻石而反復互觀此古竹書體也是書借陳笑
問寫本抄錄其正經二篇並十翼與晦菴無異其注十翼即晦菴本也
森楷案俞琰字玉吾吳人宋寶祐間以詞賦偁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
屋山人學者稱爲石洞先生特長于易所言此書大致畧可攷見而俞
已借本鈔錄則其書初未行世可知也陳笑問不知何人俟詳攷

易學啟蒙小傳一卷

重慶府志載本

宋稅與權撰與權有校正周易古經已著錄據周易古經後序此書乃
專詳義文經卦重卦大義者冠宗重慶府志論之曰朱子作易學啟蒙
多發明邵子先天圖義至于後天之易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與權
研求邵子之說知易有不易之八卦爲幹有互易之五十六卦爲用反
復觀之上下經皆十八卦義文易似異而同因作此書以補朱子之所
遺史子疊跋云子質顯蒙固當讀易賈未始有得也友人稅與權異甫
別十二年而會于京一日出所著易學啟蒙小傳序及圖舉示余曰非
吾意說此邵子與學精義前人偶未之思吾故發明之爾余手其書不

能釋者累日蓋翠然有合于心也巽甫謂先天圖皆兩卦相對合爲二九
之數而後天上下經文有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予玩而樂之
因稽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皆九也巽甫以後天以
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子因謂艮巽音震兌之反也震
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
用也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六以五體有震兌焉爾然則巽甫有
得于邵子者固深予因巽甫之書而有發焉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
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予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于六也乾
坤二卦陰中包陽陽中包陰巽甫以爲如何史蓋爲與權友故跋猶與
商之其有無答覆及以爲然否則不可得而知也史子輩不知何人宋
末治易諸儒未有其姓名姑闕俟後更詳攷之

右易五家六種三種無卷數三種十五卷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四庫全書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舅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爲合陽人
嘉定中大學生爾是書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八

巴川王夢應案朱彥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
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皆見宋李善刻即李原本而王氏刊
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
與後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氏內
閣書目備其采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經以及春秋或
其說有合于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采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
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尤多蓋蓋考之未審耳編義考載是書前有綱
領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蓋得寫佚之然春王正月條下
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
考作二卷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尚存謹錄而補之
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森楷案舊州志不載此人此書府志有之而
無綱領三卷又注云王夢應撰蓋據宋藝文志而誤今一依提要說爲
定擬從江南藏書樓鈔歸刻之而尙有志未逮也

春秋夏時考正二卷

無傳本

宋陽格撰格事蹟附見其父枋傳此書世無傳本宋史藝文志不著錄

府志引張以甫曰以齋陽氏格著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
說謂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遂虞夏商周皆
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有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
云云是其書雖未見而大致可以推知第三正之名見于甘誓改月之
說見于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文甚明故左傳于春王正月間加一
周字明其為改月也東坡書傳釋三正且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
丑為正者則改時改月其說尚然矣隱公三年傳載夏四月鄭祭足取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是周正則四月為二月七月為五月參不
肖尚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書在九月上是
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杜注釋取者蓋夏之終屬可疑不如徑從恪說
較為直捷然如和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八年春正月己卯燕冬十
月雨雪等又非是用夏時蓋列國之時皆各有承承如晉用夏時正宋
用殷正之類不一而足而朝會聘享則必以時王之朔為正顧氏口知
終引證其夥是三統通用故不必不改時月亦未嘗概改時月也陽氏
之說明其一端可矣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左史長義較一卷 張氏家藏本

九

清張章楷撰此書原名史徵篇乃光緒十六七年間并研廖平合著
左傳長編內之一種篇首自序略稱春秋以萬許言括二百四十年
事義則基備文則基略非得左氏傳以為之微雖上智之士不能推
測本末司馬遷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魯
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之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
明觀其史記邱明論本事而作傳論語所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
邱明固親見聖人其傳亦與春秋同時並作者也武進劉逢祿治公
羊學應左氏事文與之抵牾因拾漢博士左氏不傳春秋之唾餘作
左氏春秋考證謂左氏春秋非為經作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
自漢以前無傳左氏傳者條列鄭賈許孔諸儒所傳左氏傳之說
盡力附離致為庸妄特本建武博士太史公多引左氏為言之意略
采史記本紀年表世家各篇所用左氏之文及其解經之說逐一第
之為史徵篇其有乖違特中長義必不可通亦從蓋闕云云則固意

在中左而以史證之非左史並列也後以左氏長編不可得竟特于
其中抽出單行易名左史長義較較者如算法之較所得之餘也內
引本紀四十九條年表二百二十七條世家二十一條史傳合者十
之七八史不合傳而傳義長者十之二三劉氏攷證之說當可不攻
自破矣

右春秋二家二種五十五卷均一家一種一卷

周禮名義通釋四卷 張氏家藏本

清張森楷撰此書乃其光緒初葉讀書尊經書院時從事周禮之學
病其名義復微訓釋歧異莫能折衷一是因就六官所有名詞及注
疏經解之說分爲天地人物四類各以類從而得其同異之故即以
會經其通故謂之通釋然學與年進時有更改未爲定本已明以後
專治史學此事遂廢所餘葉草屬讀爲難會當商量舊學益加遠密
雖未必遂能于周禮諸家分居一座而僅就名義論庶幾豁然貫通
不致歧之中又有歧也

右周禮均一家一種四卷 家藏本

五經正義一卷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傳鈔本

十

李尚滋撰尚滋字潤民號香如永里南街人前清優廩生此書乃
其課徒時舉五經之刻謄讀謄諸字逐一為辨正之非能于微言大
義有所參訂也

治業經說三卷 丁氏家藏鈔本

清丁樹誠撰樹誠事蹟具本志鄉賢傳三此書乃其光緒丙子肄業尊
經書院以後之作攷樹誠本為詞賦之學未嘗治經張文襄師督同學
廩建尊經書院于成都城南自就所考拔各屬優等生員及新生擇尤
調取入院肄業日之曰高才生月給膏火銀叁兩樹誠以廩生與焉
初亦泛濫于通志堂學海堂兩經解巨帙無所獲返求之十三經注疏
得路矣而湘潭王閣運師來主講席命諸生各治一經為專經學又得
為以經證經之說而無取乎依附鄭孔漢唐以後更無論也樹誠始謂
毛詩經書禮記登賢書後猶以學長留院數年覃精覃思唯經學之務
由是所學益進于三禮之委曲繁重細密纖瑣處俱能原原本本如肉
貫串所著明堂前後篇弁疑攷展室側室羣室下室攷長衣深衣制度

附補增補學府異調考等件可見一斑淵源深賞之沈潛一氣非停
致也惜其歸等本州書院之時以經學提倡門下無人應者不得已乃
棄所學而專以應試詩文教授學者眾目無暇其學遂廢晚年選得
儀隴訓導官冷事閒又迫老景無意著述僅哀集為此編以市井帳簿
鈔之不分卷數計說易者二說書者十有六說詩者十有三說春秋者
四說周禮者四說儀禮者五說禮記者二十有六說論語者二說孟子
者一說小學者六惟詩禮為專家餘多為書院課藝非其至者然句穴
貫穿無孔不入以此見必通羣經乃能通一經非虛語也特未專著一
書以自名家為不能善用所長耳今就其篇頁多寡分之以易書詩春
秋說為一卷三禮說為一卷論孟小學說為一卷而采其特精者入文
在云

增補密齋治經偶得一卷 張氏家藏稿本

清張森楷撰此書亦其光緒初年在尊經書院治經學時偶有一得
隨手割記而作中如以曹交為鄭君之弟据鄭為曹姓引左傳景曹
為證鄭聲為細碎之音猶鄭重之讀引張仲景傷寒論重則讀語輕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十一

則鄭聲為證非是國音各條皆能自出己見不落恆蹊後見書稍多
乃知其多為前人已發遂止于此不復廢續再進此則其初藁也

石經經一家一種三卷增二家二種二卷

五經字典一卷 張氏家藏稿本

清劉寶瑛撰實事蹟見本志鄉賢傳二此書乃其在渝投徒時所作采訪
其投藁云有此書實未之見不能為之解題也

韻學一日能一卷

清劉寶瑛撰說並同上

六書半解三卷 張氏家藏稿本

張森楷撰森楷初治說文手自鈔寫數過未有著述此乃其入民國
以後為幼子講六書之象形指事會意三種而又為天地人物四
門以分疏之大致根本文字蒙求及說文句讀釋例之書參以段桂
諸家以于六書僅得其半故曰半解亦謙言一知半解意也後加形
聲一門將三千字擬別更名尚未及云

文字類要四卷 原刻本

清張森楷撰光緒二十三年森楷主講振東鄉校請改其校為時中
小學堂增設明強講課此書即其講課之本中分人物地天四門人
物兩門各三百行每行一句句句四字每字例注切音下注象攝古
文及字之本訓並平上去入之音聲至多不過三十字所以便初學
也地天二門如之唯地部之字少于人物天部又少于地皆就其切
用者載之故名類要通共祇四千字有轉韻無複字請原生苟汝寬
書之即為習字模範本一舉兩便人頗善之寄存城內書坊後燬于
火今板不復存

通俗正名錄字書一卷 原刻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光緒中學教振東鄉校時綴以課其家人者中分
身體親戚倫類人事物品地理天時七類每類句數多寡不等每句
六字皆有韻語便誦 森楷常謂名自物之韻而合史游急就章
服皮通俗又二書之韻成之以資日用涪州楊光燾于臨刻時又加
入古字各體以避紕復知人字已見後則書為同或為凡之類然亦
不能無複字也初出時頗風行板後亦燬于火當重刊之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十二

同聲字譜十卷 張氏家藏稿本

張森楷撰森楷既撰同聲以為讀書識字之助人猶苦其聲同義
異之字之糾紛也則更撰此書以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如
一益夷治之字在韻書原有平入不同而以州人讀之則同為一聲
既不能辨其音之有別又安能辨其義之各異非知書之士往往混
相借用動貽笑端特為搜集同聲字于一處而下各注以二三字之
音訓使其畧有識別不至力瘁伏微累贅連篇而已亦便蒙之一種
也特具出自正訛較定疏附朋子為有根據耳

石小學一家二種二卷增一家四種十八卷

凡經部九家書十種七十五卷增二家書八種二十八卷

史部二

史記新校注一百三十三卷 張氏家藏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有左史長義較已著錄此書乃其民國三年避禍
在京守闕中理年餘事跡自就所攜廿四史校勘記中史記一種紬
繹而成其自序云史記新校注百三十卷為第一依太史公書舊行

之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皆隨文散著之類三卷則小司馬也三
本紀及三家注字例並悉指自序也其文字之賅駁事蹟之抵牾
訓之與蹟為三家注所未及或即其言之重疊若郡野者悉句
字此為句定而疏通焉太平采自經籍諸言子集校訓京唐宋至清
諸儒先著說而參以凡見十三命之曰新校注所以別乎舊三家
也似終於民國二年三月至其年十二月畢凡十閱月書成乃自為
之敘曰甚哉史學之難而易易而難也黃帝以來倉頡祖述之倫始
以制作之才當文史之任今世所傳六書蓋即淵源於此而不必以
記注為官故其書不少概見一典而後言史燭然孔錄百篇昭為經
訓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春秋之世述息詩亡孔子當其末流慨然欲
援例世反之正斯托柏史而修春秋其事其文皆本舊記獨取其
別為微言也稱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當時文學弟子游夏之儒
且不能贊一詞他何論哉迨至戰國鄒孟氏興乃推其體亂賊之功
與抑洪水兼夷吞諸蠻獸等史之大體自是昭昭矣而顧拘於赴告
寄於月日繫於褒貶豈非屈步之蟲循條失枝初無當於作者意乎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藝文一

三

祖龍坑其不絕如綫雖秦記猶存而步刪蓋其文之獻尤苦無徵
不有命世大儒網羅放失舊聞攷其行事稽其成敗廢興之理以究
大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則百王之盛德大業將墜於
地豈不復有萬古從此漫漫如長夜與太史公承累世家學重以周
南之命毅然以修舊起廢自任於是論其先人所次舊聞宋經傳
齊百家異說清博至不可涯涘而綜其大趣要以發明明主賢相忠
臣烈士昭示來世者為多雖其自序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
作不遺其於春秋而序歷五百之運歸本孔子至於正易傳繼春秋
太詩書禮樂之際意亦不攘宜其舛舛未就適會李陵之禍惜其不
成雖就極刑而無愠色也論者不察指為發憤書述近似過矣
且太史公既著此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足以發後聖君子矣而必
言之重詞之複期期於傳之其人者果不以茲事體大可為知者道
難與俗人言乎審若是則苟非其人即及身伏閤受書猶不得在傳
之列况以異世之後曠無師承徒發故篋陳編而較量其短長得
失以斷與天下古今人相論列其去叩槃捫燭妄測天日者幾何亦

彭子曰不里馬已矣乃自甘成以還楊柳題之稍少孫補之班彪
父子繼之楊終刪之劉知幾議之鄭思盛擇之而猶有憾之其餘見
知見仁或賦或否相結不絕亦時有間不知誠有當于其人與否而
其書則固昭昭天壤矣然居史部首為百世不泯之宗不以或與之
而中或毀之而轉也夫其書自足傳而無藉於其人手哉學者
誠意斯指則於當日所以作此書之故及所賴有其書不可磨
滅之處為好學深思心相其意焉當有得而受用無窮者其
後據之無難記載之疏而以大流傳之重其外編終緒糾紛如夾際
其所隱不傳不雅之譏言可付之罔如存而不論所謂九方鼎馬相
贊者其世也雖黃外也而必致敏事物之末斷斷文句之間捨其大而
務其細甚乃拘拙缺失由始無餘有類生木食木之蠹詎所謂其人
邪不知史之義至精史之道則大固不必束縛於其事其文之下而
不能不自其具其文求之使如唐治春秋諸儒束閣三史獨抱一經
就令極深研幾於制作之意不無寶見而微之事實往往不合譌文
實句尤多無論不足以周世用其亦異乎儒者實事求是之道矣則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藝文一

十四

大智勝故事謂正文字誤治史學者入門關鍵諒不得比於拾其香
神故高章堂已有指不章効遺孤露未有要指之訓執手之戒長厚
而曲曲不能游名山大川以感發其志氣而激奮其文章亦未嘗往
朝死讀書中秘復見金鑑石室之藏及古今遞傳界本初不得幸及
史公項背亦何敢自擬於其人惟性喜關覽故事初應童子試得坊
行史記舊華錄讀之愛不忍去手塾師呵禁弗為止光緒二年受知
張文襄師補博士弟子員負笈成都甫睹正史全本益觸所夙好僥
焉日學幸視舉業弗屑也已卯秋試報罷則並經子詞章之業一切
置之專肆力於史記及兩漢書三國志而讀識頗固遇疑事誤文輒
反覆推勘務求其審偶有所得又慮為前人己道或有軼聞別解為
己所不見不敢任己意下雌黃但隨筆錄記為讀史質疑以執正有
道友人射洪劉光謨見之謂肌測所及多有與古善本開合者誠以
此精力通之全史徧觀而盡識之當不難以史學名家而顧棟守史
漢不馳騁其曠足逐獵廣勇俱矣森楷感其言因借書於渭南嚴獄
進氏以從事全史之學中州伍太史師聞而嘉之許假館焉乃遂及

是時就質疑緒業歷績演進凡所留卓必自己出非有糾繩補正絕不拾取古人一字一句以蹈勸說雷同之嫌惜其事之關涉人地者必有據依非能割壁虛構不得不甄錄出典以期信而有徵然其書時已甚繳繞尤多不別表而出之則採獲繁重人固恆傷於迷管已亦時困於鉤稽焉爰別起例發凡厥為通史人表通史與地形勢沿革表二書與質疑同時進行如鑿有新雖匪九總之類抑亦八面鋒之儔也如是者數年確見晉宋而下僞置纂纂隨唐迄今漢記尤夥往往一人之身世一地之疆域上溯虞書下緝明史旁濫及於編年紀事諸子百家以暨文集類書鐘鼎碑版等類期於弗得弗措而訖得者皆角措者牛毛致有經月累旬不能卒讀一卷者故至丁亥之冬始畢業南北史自餘九史未遑及也顧所前途懼人事卒卒終不達初指以諗里人丁樹誠新津周國霖皆見謂以多歧亡羊不如專壹即愛弗能割亦宜置其一就其二庶可計日成功無廢中道耳森楷初不忍有所去既思地有範圍自諸史志外若禹貢山經以至明清統志之屬代有專書足供攷證縱更新制不出舊區而積世生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五

人間人成世人與世無終極卽世於人無盡藏班表之作既以品流失次爲世誦唐書世系尤不足觀其氏族志萬姓統譜等之碑版荒唐更自偷以下矣森楷此表名因實厥例言所述似大非夸過而存之殆兼前古寸心得失備有能知遠輟說地之編專趨重於人事者罕發明大義要能兼備事文循此程塗又歷四歲通畢唐宋祖涉元明會通茂繁觀察先生備兵川東號稱宏獎森楷以所業進大蒙款賞招置幕中尋進教以學爲公器無宜自私經經阮氏校勘備列屢證經文益明乾隆勅刻全史卷各附以考證若爲阮之先聲史攷其實不無遜色予之質疑乃較過之若依阮例漢宋諸家勒爲二十四史校勘記常與阮經並傳何拘拘私著之例必滿他人而絕之也森楷始謝不敢任見督飭數四適蒐羅昔今諸攷史學說依元文次序加入如絮言裁至晉書適領癸巳鄉薦遂並通史人表摺入都遍質當時學者長白盛昱常熟翁同龢紹興李慈銘江陰繆荃孫福山王懿榮合肥蒯光典南海康有爲諸人而請求其攻錯非有結納標榜之心已各出所見相餉遺具師友贈言錄復走謁德清俞樾於蘇

歸安陸心源於湖南觀其藏書錢唐丁丙家書亦寓目焉陸書均於丁惟多宋本勝嘗謂森楷校勘記特精惜限於方隅見善本過少不能如阮之宏富倘來客吳越當爲作南道主人不憂筆札也森楷心良惻擬即宴裳從值雖卒不果還理前業於蜀並屬定稿稿及辛丑歲事都爲二百五十三卷餘宋史以下艸稿數十卷未付結非故有留遺以見本尤稀視前書不稱直如良工之璞未可示人也然距專學之歲已二十有三年矣蓋其難如此其冬擬更宋輯諸史所載致治之道輔相之謀將兵之方莅民之術道德文學之派別才明良順之族型以爲通史六鑒俾凡爲帝爲相爲將爲吏爲士爲女者各得以別類分門取則不遠苟有用我舉而措之經世鉅業當無逾是以事體尤大而森楷且衰難獨力更進迺敘述其意爲擬修通史六鑒求友小引刊布人間久之未有應者而拳匪勢定變革力新森楷亦投身蠶桑界不復問攷據事矣然癖嗜所在結習難除雖業務紛紜猶歲繙史漢一過亦過屠門大嚼意也癸卯入都以全書上學務處請評定取進止見愚論甚至卒以非時好謝不爲流傳罷歸寓海上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六

上虞羅振玉聞而索觀之以爲人表孤學宜少知者校勘記則全史功臣一經播布卽爲史學家所不能廢盡付我以待刊全史者珞珞行可乎森楷許之致珍重而去丁未再遇於都門未得當無以報也自後遂不復相聞因南北乖隔亦天下多故滄海橫流矣民國三年森楷以鐵路事被宵人誣陷罪不測避地至滬遇井研龔鼎春告言子箸述散矣論其說則在樂至謝無量許見鈔本新舊唐書校勘記殘帙約廿所冊署有森楷名問之適其前數日以賤直購得之擔頭者也森楷大驚異亟走訪無量舉見還隨寓書東京同羅君餘簡所在覆稱幸俱存獨兩唐書失大半意甚恨得君友復完殆神物呵護非偶然也今不敢更留當寄之終太史轉致之書至森楷已如京繆取陳書與其所舊校者對勘則言心得頗多能益求善本張其軍則幾矣森楷得所云卽謁之京友求舊內府館閣藏書之數及所以借讀之方乃問秘書珍編強半散軼而禁錮如故不予人以易窺其圖書館分館所存並祇尋常通行無足供研究者而故家遺籍又率收拾南去罕留此間卽有一二舊人習爲收藏賞鑒亦僅吉光片羽西爪

東麟不成大宗難資攷校至若冷場荒肆本屬駢倫行爲近因外人價收益復居爲奇貨購求匪易假借亦艱轉質多人說率類是補綴初意不禁廢然等而下之即欲覓兩監殿本之宋後五史以續完前闕亦卒不可得則文學之窮自古歎之矣夫人窮返本事有固然則居憂患之中不有博奕之比何以遣日或且傷生因復校讀太史公書溫故知新交相啟發頗覺情所撰述未免偏於攷文其典故之放紛音義之乖舛殊多缺陷亟待彌縫重念漢晉諸家全歸裴氏馬張注後楚疏稀間曾不能如班氏之書延至晚清猶有疏證補注諸作爲顏監後勁豈果龍門高峻非凡鱗所敢問津邪故寂寂千年竟無嗣響三家更拾遺而補闕也森楷何人詎克當此第以商量舊學因而歸迪新知左右逢原迎刃即解得心應手下筆有聲脂背簡端幾臻幾滿入不堪苦已顧樂之同舍生中江劉復禮異焉謂將爲其名乎名者實之賓也爲其實乎則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公之古固未有信今傳後之業而徒閉戶自精不出與海內通人相見者今予所爲字小於蟻紙亂於鴉散則隨在分飛久則自不辨誠欲冀後世有相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七

知定難乎難矣則何不遂清釐藻紳徐付寫官以乞皇甫士安等人序而行之吾師侯官陳衍亦其一也森楷自惟所爲爲此不過無聊極思非欲求知當世特問空谷之音亦未始不灑然心喜願相慰於寂寞之濱即介以見陳君與論著錄大意果致新合而於辨別是非決定趨舍不取王注漢書墨守一本之議尤莫逆于心因更商畧條例以歸爲之標準又四開月書竣其畧世之門庭滿洞皆若紙筆未至十年一紀猶不敢出以示人者難易爲何如哉雖然雖竣而未見之本尙待訪求未決之疑仍資商榷是成書不難而定本經不易也倘以不易之故遂不一露其端末稍稍出示人則徒使屋梁未合車轍孔北海且不知世間有劉備願欲其相助爲理厥道奚由茲之先寫首卷及此自序以貢拙於諸大君子之前者非遽敢問世也比物此志焉耳其歷述學史之年時及讀史質疑二十四史校勘記通史人表等書遞嬗之屑折皆不在此書範圍而泛濫及之若恐餽饌之不足蓋師古人序傳之意亦以著明史學之難而易易而難者有由來焉非妄作也先校勘記歸自日本適湘潭王參政師來京就國史館

賦書借借弟子禮親呈以請業蒙許可作序久未見序來而清史館長青相繼兩軍退至仁和邵章取以視之趙未有說江北左璽鑒就論焉謂前督蜀知其爲慧業不知其能管書今充然若此恨未能偏讀也至力與爭言說不置可否而罷既改撰新校注與富順朱育仁語及頗有所平議約脫葉爲卒論定未及而宋被放歸唯新城王樹傳數言商疑義因行篋無書不能大定斷而獲益猶多宜邵楊守敬以攷訂名家補書在京師每月所就問輒辨析微芒足爲老畏友再索觀其書皆辭以異日書久當許我借閱或竟赴日本觀所得而宋版書尤宿願也最後楊州劉師培自山西至出新寫之五帝本紀與觀爲東正數事其中緊要議用宋本或震澤王氏本爲主行譌批視行亦不改補增刪但注校語於下以期存古則與森楷原指不符未能大更動其升三家注爲單行小字新校注爲夾行小字及趙氏割記梁氏志疑等辨論於書末爲瑣錄使本書義例歸簡淨之說致爲方雅即敬從之併志於此以見森楷取人爲善非護前自矜者庶幾大史學家或不我追棄肯悲然教習以所不及也若其聚校之本轉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七

寫之資則非有枝可依得財爲悅殊無濟勝之具而森楷簡破口語守閤待誅或從馬陳之輕刑加嬰班范之重傷事皆在不可知借令直道猶存終見昭雪亦不過如敬通見抵投歸田里爲農夫以沒世抱明月而長終焉其能設館鍾山開局涑水假南面百城給吏夫十數供我探討指揮邪每念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性也有命焉之云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茫茫前路來者難知姑懸閨門冀有惠我元擬凡例錄如左方一此書範圍以文字音讀訓詁及事蹟爲限不濫涉於文法議論唯體例間一及之一此書要點最重文字雖方言隻句皆必審視周詳不放疏畧其音讀訓詁則唯三家闕遺或謬誤者始爲新注事蹟非有乖舛應加辨正不輒妄爲敷陳輿地視此一所校文字或係正文則列三家注前係校三家注即各隨所在舊之注例亦同唯必居舊注及新校後一据校各本爲已所目見者直稱某本作某若非目見轉据各家所引則必先出其人以實之示不掠美且匪蹈虛一無論是日見非日見各本唯參取其確實精審或謹校長舊臨時折衷從之不定以一本爲主致論抱殘守缺

之甫一既審定所從則或改或補或刪或迄均必逐一說明著當條
下使皆可就原本覆按免懷私造武斷之疑一據善本改補刪定有
事理明白不待煩言而解者即標某元誤作某依某本本某數字
於行間更不別為說明以節煩冗一傳本各異而讀得兩通或各本
不謬而一本獨誤者亦如前條之例但標置於行間一各本俱誤而
有見於本書他篇或他篇注所引確鑿知為史公元書不誤而俗本
傳謬者即用從善本例照為改補刪定以還最初之舊唯必說明其
所以然之故為著於當條下一各本俱同而疑誤難明其見於魏晉
唐宋間者皆所引知古史水經注乃特別瞭晰於讀亦長且屢見
但無異文足知其所見本不誤亦非有所增刪改易或舉括其詞者
則適用從善本例如前條一別書所引雖亦瞭晰誼長而或前後不
同彼此互異則雖免於增刪改易或隱括其詞非必純用元文但為
隨條說明不敢輕有更動一所校各條或動或否俱放阮氏十三經
例各於所校字旁加點為識以便稽檢一本書及各書所引皆無異
文祇它書所載與本書時有出入或大相逕廷是為書傳駁文謂之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九

根本錯誤應有考辨悉入注中不加點識明非按例一漢人注經皆
有家法各守師承絕無反響言鄭始破其例乃不病於黨同妬真史
記所載事又三家已有詳議實事求是何獨媚茲入室操戈向其諒
哉一二家外代本有異同相反相成何傷惡石新注之作意在拾遺
無取應聲不勝名幸勿比於疏不破注謂政唐突前人一注家銜
名例得連署而裴解既出不更列十三家顏注已成凡孟康臣瓚等
姓氏皆不見於篇首以首說得失悉在新編即未有所更張亦當負
其責任茲竊竊焉斯義但目為新校注篇中分題集解索隱正義等
名卷首則不復標裴張司馬官氏苟或有所責問小子無敢廢焉據
茲序例可以攷見著書本末見願備鈔清稿未訖訖則謀刊行矣
三國志音注二十卷 張氏家藏稿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于光緒己卯戊寅之間初治史學見裴松之三國
志注多引當時故書標記名為注實補史也音訓闕如讀者憾焉特
發凡起例規為此注意仿何超晉書義之作而整齊故事謹正文
字亦同及之則史記三家注之例不第訓釋而已仍名音注從其朔

也

二十四史校勘記三百二十七卷 張氏家藏本
張森楷撰森楷初治經史古文詞學光緒五年以事赴湘潭王闓運
由長安省于書院乃發憤盡棄前業專攻史學有遇疑事誤文
輒反覆推勘務求其當偶有所得又慮為前人已道或有軼聞別解
為之詳注其意在已意下雖偶有他筆錄記為讀史質疑若干卷
明洪武進士謂可從事今史乃借書于湖南嚴居遜家而假館
于甲州伍氏至甲申畢業南北史以母老歸養堂教振東鄰校仍續
前編至十八年間遵義黎庶昌觀察川東以所著成之書往謁得留
上其書中使仿阮氏十三經校勘記兼采眾說乃更今古又二年黎
罷歸仍廢館舊業至二十六年畢明史乃已計前後二十三年成四
榮史記校勘記十卷漢書校勘記十六卷後漢書校勘記十四卷三
國志校勘記八卷晉書校勘記十二卷宋書校勘記十卷齊書
校勘記六卷梁書校勘記六卷陳書校勘記四卷魏書校勘記十六
卷北齊書校勘記六卷北周書校勘記六卷隋書校勘記十二卷南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十

史校勘記十卷北史校勘記十二卷再續唐書四十八卷舊唐書五
十一卷新唐書史校勘記十卷舊五代史校勘記十八卷初稿宋史二
十卷舊唐書宋史六卷元史六卷明史二十四卷民國三年擬在
世也
歷代文經籍異同出入存佚表十卷 張氏家藏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考訂史學既以職官姓氏紀年附諸人表又以典
章制度人之史要綱日錄之學無所附麗別為此編以見學術源流
及其輾轉絕續之跡體本考據用實與分科之文學史相關非僻章
章摘句區區校讎之業而已
石正史附一家四種五種卷
通鑑校字質疑附胡注正譌二卷 張氏家藏稿本
清張森楷撰通鑑自南宋後以胡注為最善而與文王勢本雖刻于
元實為北宋杭州提學本在胡注以前臨印伍編修師家藏此本同
治中出以屬王子蕃孝廉刻于井研未畢而燬于火光緒八九年間

復刻丁氏部屬森南校之則亡它本可據乃以明新安陳刻清鄒陽
刊武昌局繙刻諸胡注本相證因得胡注謬誤不少合爲此編
共八百二十餘條後得日本津藩刻本自周至晉增入二百餘條宋
齊以下尚未著手若復校之當更有數百條此猶其未完之本也
通史六鑑序例并求友引一卷 張氏家藏本

清張森楷撰光緒二十六年森楷掌教鄰水玉屏精舍畢完廿四史
贊助記及通史人表之業自念皆考據學不足爲經世用而史學大
體全在月世區區考訂不過不賢識小之事遂以是盡史學能事未
免小之特更發凡起例厥爲帝鑒相鑒將鑒吏鑒士鑒女鑒統爲通
史六鑒別仿通鑑目錄之制畧依經子義例別類分門逐條謀事而
詳注本書卷下當條下爲目錄若干卷而斯事體大決非一手一足
之烈則能奏功同爲求友小引意欲公諸當世相與商榷或各分任
門其是易舉而難斲力竭僅樂山彭竹陽願任將鑒涪州楊
光燭願任士鑒餘無應者訖亦各謀和梁未能合局從事迄至于今
徒存序例小引而已是可慨也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藝文一

右編年附一家二種三卷

通史人表二百九十六卷姓目方音類編四十八卷紀元韻譜四編

三卷職官勛爵進退表四卷序目凡例一卷 張氏家藏稿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于光緒五年初治史學時即發起人物地理兩大

綱爲史學校地著手之地既以地理有限斷而人物日出不窮乃含

地理專從事于人物間其名者多以漢書人表疑之乃箸爲例言首

明扶風之表在品職人倫故列爲九等以辨其高下此表不以品地

分而以名位分無所升降但就其所居之位賢否同倫智愚異其

所于嫌其姓氏名字里貫仕履年壽籍述或有同異則攷正及之仍

用將相名臣百官公卿二表之例年經事緯斜上旁行首格爲帝王

則以本事記次爲后妃則以外戚次爲皇子孫則以公主夫人次爲

宗室則以宗婦女次爲大臣歷代名目不同何代以何官爲限見職

官表下至庶僚皆著之次爲卿校次爲藩牧次爲庶僚皆有官者也

次爲師儒文學次爲子流方術次爲行義畸人次爲雜人不論行官

無官唯所重者入焉次列女次宦寺佞幸附之次雜據逆賊附之次

夷商賈叛用之錄十六卷附見者六百并者四百皆取其名位習近
新田角無所爲進退也每人敘畢各注所出或有不合則則爲多
于後所采書不下數千種益平生精力盡此書矣癸巳北土時
簞以質海內通人盛想俞樾剡光典終荃孫王懿榮李慈銘中自爲
等皆有商榷別爲知友贈言錄一卷附之編末不入卷數

右別史附一家一種三百五十二卷

出使錄一卷 四庫全書附浙江范

明李實撰明史藝文志作使北錄蓋一書二名也實事蹟均見明史楊
善傳本書有傳在鄉賢一四庫總目收入雜史類存目其提要云景泰
初額森 附國語也先斡 議和朝議遣使報之實時爲禮科給事中自請
行乃權爲禮部右侍郎偕少卿羅綺往使頗得額森要領及楊善再往
遂有英宗南還此乃所紀在漠北見英宗及與額森辨論之語史傳實
錄上皇請還京引咎自責失上皇意而錄中乃云實以上昔任用非人
當謙遜避位之理懇切應對上喜從之與史不合蓋英宗急于求返陽
語而陰憾實未之覺也森楷案明史言實爲人志肆無拘檢有口辨而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藝文一

奉使之日侃陳無避至爲英宗所憾而不自知也朝仍再三請奉迎卒

至達其目的乃已則亦可謂之撲忠矣念肆之云蓋據其獲罪時所坐

京師極景賦言之實則復辟之初白于謙以下無不被以罪狀實立朝

無乃過甚耶 鄉賢 不子非事實也以念肆加之亦過甚矣然實于成化

年間春還溪岸寺題詩云云殊無閉門悔過之意雖爲時已久較之楊

慎之未出三年者不同而究之不得謂有拘檢也史稱其無拘檢自其

然乎實于奉迎一事有功無罪後被貶黜則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

怪也所坐罪狀不過欲加之罪而爲之辭 史不爲一辨轉以恣肆實

之未免被枉欲爲昭雪之久矣茲因論其出使錄而濫及之如此觀者

當不以爲私阿鄉人也

山居紀難編一卷 胡氏傳錄本

清胡其誠撰其儼字若思明末以世賞孫逢思詔爲蔭生後仕清終漳

平縣知縣書蹟均見鄉賢八胡我現傳我現其儼伯父也此書爲其儼

書初胡亂後痛定思痛覺我生之初家門鼎盛轉瞬成空險難游至

門則時時得免不欲復言胡氏之盛而上溯至其高祖守約以來

遇難者一彼逃凡十四難屬先代者一屬也費者三屬其父伯及
已者一談虎色變慨然哀世之音大部如此此特為其一家數人
向言而問于當時掌故者乃復不少如倭寇之患據日本傳經明也無
至西而見者而此編乃胡守約知彭澤縣時倭寇攻城云云是倭寇
曾及江而守臣不以上聞史無從而書之也世實知荊州時平反
王維章獄維章旋成進士歷官四川巡撫此世實生平最得意事與夏
族議張蒼太什議子儀何異而劉道開傳乃不及之殊覺其遺珠陽
神之物魏瑞雖與杖斃曹璟同在四年六月而璉在癸未距璉之丙申
尚先十四劉傳敘璉事于前與明史不合此乃得之繼勿魏瑞諸賢
史不著其人劉傳亦但云諸君子此乃悉數其內惟陳道亨魏大中
翁正春有傳遺彥宋國弼見七卿及功臣世表朱欽相徐憲卿二人非
此編紀之則名滅矣攷此事在天啟四年彥以三年到官五年致仕尚
無不合國弼則天啟元年領中府有罪革祿矣豈復能上章平或其革
祿在魏瑞後或即因此獲罪史未察察言之耳正春則以禮部尚書協
理詹事府事法當書尚書而僅書詹事若專為詹事者然文字微疵不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重

足深論也疏救萬璉及爭葉閣部事並世賞矯矯風節足稱伉健劉傳
畧而不詳僅以魏廣德抑恩蔭謝歸見羊不見牛矣葉閣部即向高無
以小嫌辱及室家事而有奄言御史林汝壽是其甥園向高第謀索汝
高一節未諗即此一事否此編殆足以補史闕所著聞史載筆二十餘
卷代州民輸納甲戌乙亥春秋兩稅州人為樹萬人坊以酬德兩事並
劉傳未及後巡刑部尚書劉傳作少司寇歷少司徒擬轉少宰未果而
其後傳大司寇胡公贊亦首解矯矯尚書則似曾官尚書然者豈不在
初用時而在其後與是未可凡斷也陳井研名演後為闕所夾死此亦
其說知所惡矣國變以後各節劉傳並畧頗不足見世實忠誠編中觀
縷言之世實乃虎虎有生氣也平人質行白羽三字與明史及四川通
志符占田之字則它無所見獨見此編尤可寶貴春石不知何人初疑
為吳一節字編見府志文志載王應熊有春石集則春石是應熊字特
其說詩賦之命不見于它書惟此編有之事出當時諒無虛謬又可
為明季添一證也府志王詔命尚行巴蜀翼遊涪灘二佛寺見有宏
光元年刻石一證也府志軍營榮即前之曾英相隔不及三頁何以有

此外畧更有更名事郭侯詳考之其王祥曾英之敗王應熊呂大器之
遇楊展李再春袁龍伍大定余大海之難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劉文
秀之潰程源朱運久之遺禍並與明季戡篇多同劉君錫之得官閩之
慎之降補諱以劉氏譜白塔寺碑亦復如響之應惟林明傑作明揚則
筆畫小誤自所不免于大體固無傷也前有馮鎮辭序及彭世儀題辭
七古一首並馮彭集所未收尤為難得可貴會將點定而刊行之以為
吾合文獻之一徵焉珩有紀難續編數頁為其儼曾孫濟所增益雖非
蛇足殆似狗尾今割以珩于胡氏譜不使相涇辟不敏也

歷史邦交錄一百卷 張氏家藏稿本

清張森楷撰光緒二十三年富順宋育仁受兩湖總督張文襄公之
命作為此書屬森楷發凡起例而專屬以晉魏南北朝事使為之先
森楷乃分為甲乙二編甲編禮交立和議朝聘聘理使材文辭禮俗
物品七門而奏疏讓論入朝請命封拜與繼約立和親建置僑徙恢
拓界畫預備推擇使命應變國書辭令儀節風俗贈賄貢獻交際二
十三日隸焉乙編兵交立戰議兵制謀畧攻戰資儲器械善後七門
而奏議讓論邊軍衛戍法制任將練兵料敵撫馭善選用間伐謀設
備示形用銳用奇夾攻詐敗詐和乘虛圍攻受降屯守火攻水攻揚
眾飛挽徵集兵器船馬炮火弭兵修守撤防三十四日隸焉書成以
付百仁既而全書不就森楷復將三代至魏唐至明依類補足其為
百卷或議乙編兵交竟可作為戰史不入此錄則當去其十之六專
以甲編為邦交可矣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一

重

右魏史二家二種二卷附一家一種一百卷
周子年譜一卷 影鈔文淵閣本
宋史正撰正宋史有傳本書傳在鄉賢一上此書據正後序乃嘉定十
四年正官重慶時所作自云于周子入蜀為最詳其它亦不能保無所
遺識則其得失所在概可知矣又正跋傳次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
患日字不能多作字至編類濂溪家世表皆口授弟普執筆從旁書之
及至買平紋紗衫材榜補綴移段替曰不太苛細否云云今此編無之則
此非原本也亦非完本也据明張元楨當以此譜與朱子年譜合刻或
有所刪節與此則据儀封張伯行刊瀟溪全集附錄本樂至謝無量以

此跋言編類濂溪家世年表不指為年譜或係年譜初稿後自刪之或後人傳刊有所損削非得舊本校之不能確定今具陳之如此跋後計攷然其中辨明濂溪之學由陳搏傳神放神放傳穆修穆修傳澆溪之非實又辨太極圖之無極二字非出于老子以老子之無極莊子之無窮釋氏之無量同指四旁為義固不能與無極太極之直指中間者相同又辨世傳周子同胡文恭公師事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及偕邵康節父從廬山隱者老浮圖遊之毫無影響皆關於學術淵源所繫甚大足見正之學之純而其前言之過謙也因亟表而出之府志依四庫提要備其所載年譜前有像贊後附行錄誌銘及宋史本傳則後人有所增入或在此本之後此猶其再刻三刻本非浙江鄭大節家本可比也然不能無筆誤之處為據宋史宋儒學案參互攷訂以求得其真焉

出學日記一卷 荀氏家藏本
清荀金徽撰金徽事蹟具本志鄉賢傳一此書乃其由曲江縣令丁憂起復改官粵西在途紀程之作未見刻本其稿本亦未送局但據金徽行狀錄之然荀氏諸載與戚友談話數則藹然仁者之言可見金徽

立身本末隨在皆如見其人也
忠屬察學日記一卷 張氏家藏草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有左史長義較已著錄此書乃其光緒三十一年

交卸忠州訓導以後奉省學務處札委令行查忠鄂塾梁四屬學務而作其時學校方始萌芽辦不如法者多森楷每至一屬偏慰城鄉各校召集師生攷查功課分別激勵不遺餘力往往有因而改良者錄而存之一以見當時學風一以見森楷為人遇事任責雖三四縣之地一兩月之間亦未嘗苟簡從事也

右傳記二家二種二卷附一家一種一卷
問史載筆二十卷 無傳本

明胡世賞撰世賞明史無傳其事蹟僅一見于莊烈帝紀本書有傳在鄉賢一傳州志及劉道開所為傳俱不載其箸有此書而府志有之下注云無卷數此二十卷則據世賞孫其儼所撰山居紀難編言之也今胡氏哀微子所居梨樹灣宅即胡氏別業其子孫罕有在者間執一二人間之均瞠目不能答去夏予訪其墓于石馬溝求得其近塚裔孫問

此體學名誰為開老其宅且不能實指其處而著述更無確矣不識此後而生未盡之年終能蒐得此書否也姑識此以待之
明史要三十二卷 咸寧中學堂講義本

清張森楷撰森楷專門史學本不屑為此等史也其小書宣統元年任成都府中學堂中史教員編閱前後歷史課本無當意者乃自按課編輯計教授七班先後不一各就前所授者續之遂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二年兼任高等附屬華陽中學歷史六班涉獵尤多前後三年幾皆可以直接會功令編定教案限以日程自覺所輯多斷非中學程度所能盡授乃就其中分出歷朝統系圖及政體大概為初小學堂中史教科一卷歷代興亡論斷及史學門類為高小學堂中史教科四卷歷代政策法典官制兵制及種族文學宗教藝術實業貨殖社會交涉各分科史之沿革並戰史之研究為中學以上歷史參攷書二十卷當時印行不及小半適值國變謝去教席事遂中止今全稿猶存于家無復過而問者則事變日亟求學者抄而傳殖之人望洋而返者多矣
右史鈔一家一種二十卷附一家一種三十二卷

望江志口卷
宋任逢編逢本書有傳在名宦一其志世無傳本宋王象之輿地碑記

日作望江志府志從之即此題是也舊合州志載逢合州塾江志序一首則冠有合州二字未知其本書究有合州字否其序已采入前志傳茲不復贅
海塘要十二卷 無傳本

清楊鏞撰鏞一名士鏞事蹟具本書鄉賢傳三此書乃其嘉慶中官杭州府西塘堤工海防同知時留心宜防周歷沿海所屬得其利弊興革之宜並參滌以古今條說而著為此書大要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當時以為海防秘寶其撰選溫州府知府歷處州柳州府軍機處記名以道員特用皆得力此書為多冠宗重慶府志僅備其官杭府東防同知蓋未考鏞歷官所到也鏞歿後子孫未還本縣不知其書猶有存否浙江藏書家亦為管錄百侯後訪得其詳更為補錄

草銀山志十八卷 原刻本四冊
清何昌言撰昌言字虎溪長壽縣人俗姓萬初應童子試不售浪遊至

居施草銀山施之伏虎寺爲主僧登鑑留課僧鄒昌僧爲萬先生後遂
疑細爲覽鑑弟子其家來迎不願也昌言本通儒理能詩文既爲僧更
究心內典多所涉獵遂爲相尙之雄道光末賢鑑歿隆振梵寺事浪敗
鑑盡寺眾逐之公推昌言爲主昌言補偏救弊前後十載乃復舊觀有
暇則搜採山中掌故物產以及詩文等撰爲此志凡四冊分十六卷首
爲武尙仁陳令德禹湛吳新德四序武爲岳池縣知縣以甘肅應吉士
改官來蜀自負才名實手述著渾無所解昌言出此志本求指政尙仁
一無可否漫爲浮詞序以還之致令蒐輯尙勒編纂未合不能成爲名
實錄可惜也陳作有獨到處果然名下無虛禹吳序作平常凡例九條
爲擇可學補不出昌言之手亦無可觀第一卷星野五條不及百字既
嫌嫌未又病荒寒不能成卷第二卷圖考有小序百餘字後分寺圖景
圖各八圖用畫工給法每圖各以意爲題篆命爲鳥跡縷絡蝌蚪古文
等皆不可究詰其所從來殆杜撰也圖各一頁第一頁華銀山全圖後
用自萬燈朝佛圖一頁頗涉附會圖後或爲說明或加讚語長短不等
不可一概而論第三卷界域第四卷形勢均屬石洞泉溪井江橋等類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

有形狀韻者第五卷間建記道場沿革第六卷寺廟街衙署場市第
七卷博田第八卷古蹟自明始無元以上者第九卷議法皆廣居渠合
自關繫于山之官第十卷遊覽第十一卷道脈注記佛生及二十八神
五祖六宗故事與山無關唯末三行記照圖演派爲開山主耳第十二
卷名儒以山有功德者爲限卷末昌言事蹟則可學等所增非昌言
之舊也第十三卷物產多普通物又僅存其目不甚足觀第十四卷
異記雷神婦殿佛燈及大風異聲之事不及一頁第十五卷義學記山
僧用立銀溪瑞峰兩義學僅半頁餘若十六義塚僅記事四行皆過簡
畧未足以言志惟第十七十八卷皆詞翰上爲文下爲詩苑采尙富差
爲不山故實較之雁宕天台去之遠矣其山毗連四縣州境在山之西十
餘里雖不如岳都江北之近固不能不存之以資考鏡也

能多山志八卷

張氏家藏原鈔本

清宗漢撰宗漢事蹟具本書鄉賢傳三此書爲光緒十八年與森楷
同遊能多山聯句以後從事授輯而作六年乃成詩載志第三卷管手
之年見其自序又有前後知州黎承禧李端微楊鼎昌三序擬即刊刻

卷爲篇分形勢五目建置八目第四卷五卷六卷爲文徵分
文詩題名題詞各三目卷七卷八爲碑記分碑異物產仙釋靈蹟廣域
考異五目明年表自漢至清畧以志所有事爲緯法度井然文詞雅潔
爲一時山志之冠并華銀山志所可及也當詳爲刊行之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

前馬士俊履上俊字超皇州西里太平場人光緒中補州學生贊受業
森楷之門森楷總理學務時來堂學昌師範後歷充西里高小學校教
員以酒醉死此書乃宣統元年由州視學本省視學之命遵學部通飭
編編局上俊爲主筆勒限三月成書大致抄錄舊合州志及通行教科
書而作者次卷歷史教科書以州城名目沿革及廟宇建設改造之事
爲第一章兵事防守爲第二章士女傳略爲第三章名宦流寓傳習爲
第四章職役爲第五章學校選舉爲第六章共八十一課約四千餘字第
七章爲名儒教員書以動物羽毛麟介爲第一章以植物五穀蔬菓

合川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

第十卷爲名儒物全錄石煤爲第三章亦八十課共四千餘字第五
章爲地理教員書以總論面積區畫爲第一章本城爲第二章各里
界爲第三章山脈爲第四章水系爲第五章形勝爲第六章道
路爲第七章風俗爲第八章庵觀寺廟爲第九章亦八十課可四千餘
字書其時初小學生之用不足語于著述然亦頗有條理特過簡畧

光緒臨源縣志序例一卷

張氏家藏局本

前張森楷撰臨源遠在建昌森楷未嘗一至其地何志之脩則光緒
初森楷讀昌成都有鄰舍鹽源文生宿維照及其兄維光出所攜本
縣後貢水其地同知曹永賢所撰梓微舊稿來見實鹽源縣志底也
森楷謂其文章爾正序述詳明足爲名篇特猶囿于通志之陋不識
合于史法又不正名鹽源縣志而名梓微亦不足供作者研究若用
其底本別爲結構則當鹽源一新旌旗變色雖頗煩會稽章氏湘潭
王氏諸志不難維先維照請其說因爲詳言之大相歡服至十五年
維光有石所上司之獄驟不得解維照思其書遂無傳特數千里專